

太阳升得更高的时候美奴可以望见江心浅滩中那丰茂的水草了。银白的水鸟常常会突然从里面飞出来，让人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栖息进去的。这时归来的渔船大都靠岸了，鱼贩子乘兴离去，而渔民们也都拴好船回家歇息了。这时的江岸是寂静的，机帆船的轰鸣声消失了，江岸的水泥石礅、长堤和环形铁链成为阳光下真正的静物。

美奴从码头的南岸走到北岸，货场上堆满了集装箱和金灿灿的玉米，一辆吊车正用巨大的铁钳一次次地把玉米装到一艘大船上，那是“青远号”货轮，是她父亲驾驶的货轮。吊车是租用乌克兰的，开吊车的小伙子一头金黄色的头发，美奴仰视他的时候被阳光刺痛了眼睛。玉米是从各个农场收购来的，它们被装到“青远号”后，将沿着黑龙江到达俄罗斯的玛戈港，然后换装到江海直达货轮，穿越鞑靼海峡运往日本的酒田港。美奴的父亲会一直跟着这些玉米在水上航行。

吊车的铁钳将玉米抛向货轮的时候，一条优美的金色弧线出现了，但它很快伴着玉米垂落的哗哗声而消失。几千吨玉米就是这样渐渐被装上船的。

美奴盼望着装货的速度放慢一些，可那位乌克兰小伙子的工作总是那么兢兢业业，这样，不出一个星期，“青远号”即将驶出码头了，这是美奴不愿承受的一个事实。因为父亲会离开家，而她对病后的母亲已经厌倦之极，她不知该如何对付这个与从前判若两人的女人。尽管父亲一再开导她：“美奴，你要有耐心，她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

“你妈妈她好些了吗？”白石文的鼻尖上有一些细小的汗珠，左手上的粉笔灰很厚，他是左撇子。美奴的妈妈健康时开着一家小酒馆，那时白石文常常在冬日的夜晚去酒馆。

“她今天又打碎了一只碗。”美奴站起身朝玻璃窗外望去，同学们正在做广播体操，她看见刘江故意在踢腿时踹旁边的矮个子一脚，矮个子趔趄了一下，仍然坚持做操。

“她会慢慢好起来的，”白石文说：“她不会永远这样的，你要理解她。能不能不让她用瓷碗？铁碗土产日杂商店就有卖的。”

“我爸爸犟嘛，铁碗我都买了，他却偏偏让她用瓷碗。”美奴嘟囔着，“打了两摞瓷碗了，他又买了几摞放在仓房预备着呢。”

“你爸爸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
“他说要让她像过去一样生活。过去她用瓷碗，现在就还得用瓷碗。”美奴转回身，她躲开了白石文的目光，看着他上衣的一颗纽扣，她说：“他老是惯着她，像过去一样，她想怎样就怎样。不过他惯不了她几天了，他就要到日本的酒田运玉米去了。”

课间操结束了，白石文惯常地看看表，嘱咐美奴如果黑板上的题不会做，可以放学后找他补习去。美奴点点头，用橡皮擦掉了上课前她画的课文标题上的一条鱼，那是一条有五行硬鳞的鱼，半月形的嘴，两旁斜生着扁平的须。

黑板上的题是分析句子成分的，共留下五个句子：一、同

学们高兴得跳起来。二、你还记得二十年前发生在吴镇的一桩往事吗？三、土豆的学名是马铃薯。四、金黄色的牵牛花绕着篱笆向上爬。五、唱歌的姑娘不小心将花头巾掉到河水里去了。

陆陆续续有一些同学回到教室。美奴心想，第二个句子的“吴镇”是否是“芜镇”的谐音？如果是，这个句子应该被填到那像标语一样鲜艳的早霞里去：你还记得二十年前发生在芜镇的一桩往事吗？每天的早霞里最好都要有这句话，它能提醒芜镇的人不要轻易就丧失记忆。

白石文是美奴的语文老师，也是班主任，从五年级一直跟到了七年级，美奴一直很喜欢听他的课。白石文讲课干脆利落，不像其他老师喜欢用语气助词，啊呢吧嗨吗地没完没了，让人听了直耳鸣。他也不喜欢打手势，他站在讲台上通常是直溜溜的，衣着洁净，不苟言笑，似冷水中匀称端庄而珍稀的一条细鳞鱼。他第一次给美奴上课，美奴便觉得那堂课过得太快了，那天夜里她还梦见了他，他赤脚走在渔场上，阳光将他和鱼照出同样明滑的颜色。以前美奴不喜欢上学，她的学业水平只占中游，但白石文的出现使美奴觉得学校是最妙的去处，只要看见白石文，听见他的声音，美奴便觉得单调寂寞的芜镇生活有了生气。然而最近一年来美奴不敢抬头看白石文了，一看见他的脸尤其是眼睛她就心慌，所以她尽量去看他上衣的纽扣。他惯常穿的米色衬衫的第二粒纽扣已经被美奴看得烂熟于心，那粒柠檬色的纽扣中间有一道豁口，它像条雨丝一样一直

“可是你总认识我吧，我是你女儿，我不愿意别人老是对着咱们家指指点点。”

“嗨。”她微微叹口气，充满怜爱地抚摸着美奴的头发说，“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了，忽然间有了一个你这么大的女儿，还有这房子，这房子里蠢笨的家具，还有去酒田的丈夫，都成了我的了，我糊涂死了。”

美奴气得连哭的心情都没有了。起初她还试图想看住她，但她机敏极了，几乎美奴每天清早去码头，她都要趁机溜出去，有时美奴回来恰好撞见她也刚回来。美奴不给她好眼色，她也知趣地默不作声。

美奴班上有个叫张多多的女同学，个子很高，并不漂亮，但她却自以为有倾国倾城的美，上课时老是故意迟到两三分钟，以期供人观赏。通常老师刚讲一两分钟的课，教室的门便被敲响了，大家都知道是张多多来了，也就不觉奇怪。张多多被应允进来后总是使劲把门多带几下，仿佛不如此那门就不严实似的，这样大家得以看到她那扭扭的作态。她走向座位时总是用手护着书包，踮着脚尖，一蹦一蹦的，像根会走动的弹簧。若是她穿了新衣服，那么她就会足足迟到一刻钟。美奴嫌她嘴碎，又嫌她面目可憎，因为她的眉翼一侧生了不少雀斑，所以素素并不与她多话。张多多似乎看上了刘江，她老是找机会和他说话，端肩扭胯的，呈现着一股植物过分早熟的妖冶之气。刘江对她却是爱理不理的，似乎已把她当成了煮熟的鸭子，反正飞不掉，什么时候想要便顺手拈来。而张多多也看出

恶，都像长着蛆虫和腐肉。她已经旷课三天了，不是她想看住母亲，而是她不想看见白石文。虽然他的肚子不再发出那种可耻的咕噜声了，可美奴觉得可耻又回到了他身上。

美奴那天在清晨的码头看见了白石文，看来他是特意来等她的。码头凉得很，薄薄的水汽在江面浮游，没有早霞，阴霾满天，一派烟雨蒙蒙的气象。白石文沿着江堤的水泥台阶走来，大约穿了双塑料底布鞋，脚步声很清脆，仿佛他一路踩碎薄冰而来。

美奴看了他一眼，便把目光投向江面。

“你不给张多多道歉也就算了，怎么不去上学？”

美奴将一颗石子踢下江岸，石子“笃”地落入水中，再无声息了。

“没有渔船，江就没有看头了，是吗？”

美奴又将一颗石子踢下江岸，石子“笃”地落入水中，看不见激起了水花没有。

“你一定听见别人的议论了。其实你妈妈并不是他们想像的那种人，她只是要和我在一起说说话，她憋闷得很，你爸爸又去了酒田，她也没了酒馆。我们都应该帮助她。”白石文朗诵抒情散文时用的正是这种语调。

美奴还是没有搭话，她把第三颗石子踢入水中。

“你怎么不看着我？”白石文半是乞求半是命令地说，“我难道真的让你瞧不起吗？”

美奴不再往江下踢石子，她只是对着江淡漠地说：“我一

美奴接过话茬有些嘲弄地说：“是啊，当时你还领着我们去码头接他，敲着一面鼓，把江心岛的水鸟全吓跑了。”

镇长“咳”了一声，不置可否地说：“咱们芜镇就这么一个大知识分子，可不能让他走了啊。你这一段不上课也好，正好在家看住你妈妈，别让她去——”他止住话，说：“你爸爸封江时就该回来了，那时就好办了。”

美奴只觉得耳根发热，仿佛外面不是下雨，而是下火。镇长那副手足无措的奴才相真让她生厌。难道是白石文找了镇长，说妈妈勾引他、缠他不放？要不就是镇长自作主张来的？

“你怎么不去找白石文，告诉他别给我妈开门？”美奴冷漠地说。

“他我原来也打算找找的，这样对他也不好嘛，是不是？影响他的名誉和前程。可我不知该跟他怎么张口，你知道他喝的墨水多，他有一大堆的话要反驳我，我能听那反驳吗？”镇长的语气高昂起来，仿佛一条狗啃完肉骨头后得意洋洋地扬起尾巴。

“我妈妈她没有错，她想找谁就找谁，除非别人不让她找。我就是不上学，也不想看住她。”美奴这话很有点报复的意味。

“你看美奴，你怎么生气了？”镇长张口结舌地说。

“我们还没吃早饭呢。”美奴指了指锅灶，下了逐客令。

镇长有些愠怒地去提墙角的伞，抖了几抖，推开门，雨声刷刷地飘进屋子，音乐似的。镇长正欲撑伞离去，杨玉翠忽然倚着门框出现了，她故意拍了一下门框，引起了镇长和美奴的

在屋子里给你烘炉子的。”

美奴的眼里噙着泪花。她想，人怎么这么让人讨厌，生病，吃喝拉撒睡，养鸡养狗，互相讲究，她烦透了。如果不是想到生下她的人就是面前这个面目浮肿的女人，她真想给她一巴掌让她闭上那张喋喋不休的臭嘴。

9

雨后的第二日黄昏，落日尽了，码头上仍然有几条散淡的人影和野狗。银灰色的江面忽然出现了船的影子。这船越来越远，不像是路过芜镇的，而是要来芜镇的，因为船朝岸上来了。那船被无边无际的暮色笼罩着，船身的色彩愈发显得沉重了。船近岸时，人们发现又是那条接外乡人尸首的木船，它已经三访芜镇了。来的也还是原来的三个人，个个面目严肃，其中一个年长的大约怕冷，穿了件驼色毛背心，背心的领口开了线，几道曲曲弯弯的毛线跳花般地缭绕在一起。

他们上了岸便直奔北码头而去。三个人高矮不一，步态却一律迅急。岸上的围观者便饶有兴致地跟着他们走，狗也跟着，忽前忽后的。他们到了北码头就直奔打更人的小木屋去了。沉沉的暮色中，打更人叼着一支烟若无其事地出来了，待他发现来的竟是上次寻事的三个人，心中不是明白了八九分，而是明白了十分。他很殷勤地打着招呼：

“来时提前捎个信多好？我好在家备点酒肉。不过这也不

美奴捡起一块砖头冲出家院，哭着怒喊着：“你们这些老母狗，快滚开，离我家远些，不然我就用砖头给你们的脑袋开瓢！”

这话果然管用，围观者叫嚷着飞快消失了。美奴扔下砖头，觉得头疼得厉害，她是否会像母亲一样突然失去记忆？而恢复记忆又如此时断时续地艰难？她恐怖极了，她空着肚子再次来到码头，独自坐在江堤上，望着江水。川流不息的江上没有船的影子，江才真正自由起来。水声很温存地响着，美奴重温着渔民们给雌马哈鱼剖腹的情景。银白的鱼皮向两侧抖动着，突然就出现一汪金红色的东西，犹如灰色天边的一场日出。那时候岸上到处是鱼腥气，人来人往的，一会儿靠岸了一条船，一会儿又靠岸了一条船，有人愁眉苦脸，有人兴高采烈，鱼贩子都跟着熬红了双眼。那时水鸟也在江上飞来飞去，它们跟着天色而改变自身的颜色。现在山已经苍凉寒瑟了，落叶沉积，江对岸的灌木丛原先宛如一片淡淡的绿云，如今却是一团浓黑的泼墨了。季节真是善变啊。季节也会突然丧失记忆吗？比如说春的花香鸟语就忘却了冬的凛冽苍茫，秋的高远空旷就忘记了夏的火热灿烂？

美奴望着江水，忽然生出了投进去的欲望。但这种绝望的念头很快勾引出了对于刘江纸条最后一句话的回忆，同时也想起了张多多，美奴便觉得投江的事应该留给可耻的人去做。在她看来，刘江、张多多、自己的母亲，还有芜镇的许多人都应该葬身江水，寂无声息地消失，芜镇没有了这种人她会舒服

那个小女孩将窗台上的那两杯热水倒进花盆里，中年女人见状气急地扯过她，拍打着她的背呵斥道：“这么不懂礼貌，客人还没喝呢，花秧也得给你烫死了，还不快出去玩！”

那女孩子并不反抗，也不哭，她在挨打时恨恨地看着我们，一言不发。

中年女人气咻咻地拉亮了电灯，昏暗的光线下熟睡的婴儿露出了微微的笑靥，也许他正做着甜美的梦。他的嘴不大，小巧的鼻子，眉毛弯弯，眼睑微微凹陷，肤色白净，是个很漂亮的孩子。

中年女人说：“说心里话，我真舍不得放他——”她抽噎了一下，“可是你瞧，老大——”她指了指那个充满反抗情绪的小女孩说，“已经六虚岁了，老二是个男孩，四岁了，现在跟他爸爸出去了。拉扯这三个孩子真不容易，还有这老三是超生，在外名声不好听，听说你们很想要个孩子，送给你们去养，敢情是个好事，我们也算做了亲家。”

“王吉成不在家，你能做主吗？”于伟问。

“他受不了眼见自己的孩子让人给抱走，所以才早早就领着老二走了。走了一天了，午饭都没回来吃。”

“这孩子现在能吃些什么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他七个月了，主要是吃我的奶。”女人有些愁眉苦脸地说，“你也知道咱农村人坐月子也吃不上个啥，几顿小米粥和几个鸡蛋就算好的了，所以奶水也不旺。”她看了看于伟说，“你们经济条件好，可以给他喝奶粉，再少喂一点鸡蛋黄。等

到一周岁后，就可以喝些粥了。”说完，又心神不定地盯着我，问，“你肯定不会再要孩子了吗？”

“我不能生育，”我有些难堪地说，“否则也不会——”

“有的毛病是能治的。”女人咄咄逼人地问，“你的病是不能治的？”

我点点头。于伟爱抚地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。

“这孩子生在三月初八，晚上六点多钟。”女人开始介绍孩子的习性，“他不喜欢睡热炕，穿衣服也别给穿太厚了。他怕惊，胆有点小，不过小孩子都会这样的。你们看他头发长得不太好，以后可以常常给他剃剃头，好发发头发，最好阴历二月二的那天剃，那是剃龙头的日子。他喜欢吮手指头，你们别担心，他一岁以后就会好。”女人最后拿出一沓钱说：“这是吉成做手艺换来的六百六十元，取个六六大顺的意思，算是托你们抚养的一点零花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这怎么？该我们给你——”于伟迟疑着。

女人不容分说：“那成什么体统啦，拿着。”

“王吉成平常在家干些什么？”于伟问。

“孩子他爸手艺不错，干个木匠活还没问题。原先收成好时，冬天还能到要结婚的人家打打箱子、柜子、桌子和椅子。”

我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们会好好待这个孩子，将来让他受良好的教育。”

“你们也尽管放宽心，”女人说，“只要孩子给了你们，我们就不会进城去看他的。”女人的声音开始发颤，“只求你们把

场，而且羊肉价钱不薄。”

“也许很多人家连买羊的本钱都没有。”于伟说。

我戏谑道：“看来这家人是鱼塔镇的地主了。你看他家的房子是用红砖砌的，门框上还刷了蓝漆。”

“我估计这家的男人品德好，”于伟说，“肯定不赌。否则，这些羊早会被债主一只只地给牵走了。”

“我跟你的判断恰好相反。”我说，“这家的主人也许是个大赌棍，他从来不输，赌术高明，于是就把邻镇子的羊都赢来了。”

“嗨——”于伟噘嘴说，“倒是真有这种可能性。”

我们正猜测着，涂着显眼蓝漆的门开了。从里面走出一位约摸七十多岁的老人。他又矮又瘦，穿着破破烂烂，一绺稀疏的花白胡子，戴顶黑毡帽，酒糟鼻子，小眼睛，看人时直勾勾的。于伟摇下玻璃窗，打算和他说几句话。

老汉先是走到羊圈前，冲着羊“呸”了一口，骂道：“一块豆饼就内讧了，还是兄弟呢！”

老汉的话使我暗笑起来。骂过羊，他就慢吞吞地朝我们的车走来。于伟热情地说：“大爷，您家可真富啊，有这么一大群羊！”

老汉看了于伟一眼，并不搭腔，而是绕到车尾去了。他去车尾干什么？我小声嬉笑着说：“他的神经可能有问题。”

“不至于，他只是有些怪癖。”于伟说，“你有时候就这样。”

我从车窗探出头，发现他正趴在地上看车尾上的车牌。

切。上初中的时候，她经常旷课，老师三天两天就把我叫去训话，说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太失职了，我不得不到处寻找她。有一次我在寻她的时候撞见她在垃圾箱旁跳舞，那是夏天，她的白凉鞋被提在手中，她赤着脚旋转着。一些不三不四的男孩子在她鼓掌，一个捡破烂的老头托着顶破草帽在收钱。没等她跳完，我忍无可忍地上前打了她一巴掌，她蹲下身子捂着脸，半天没有说出话来。捡破烂的老头非常气愤地过来责备我，你怎么打桑桑呢？这孩子心眼好使，无依无靠，经常来这跳舞帮我赚个零用钱。我对那老头说：“我打桑桑，因为桑桑是我的女儿！”结果老头十分惊讶地瞅着我说：“你是桑桑的妈妈？桑桑说她没有父母，她是个孤儿！”那一次我被气得昏倒在街头，还是其他行人把我送进医院的，桑桑穿上她的凉鞋后就跟着几个男孩子走了。

桑桑开始频繁地在外面过夜。她把嘴唇涂得鲜红鲜红的。她每次回家来取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总是斜着眼看我。有一次正赶上她爸爸画墨竹，她看了一眼画讥讽道：“这几根傻里傻气的竹子有什么好看？竹子腹中空空，非常虚伪，为什么还有人赞扬它的挺拔和高洁？”接着便大骂语文课本中的范文全都是狗屁，尤其是把那托物咏志几乎为几代人所称颂的散文咒骂为狗屎。她爸爸气得将半砚墨泼到她脸上，让她滚出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她也就真的一个夏天一个秋天也没回来一趟。老师说如果能在学校看见桑桑，那比后宫佳丽见上一回皇上还荣幸。桑桑开始谈恋爱，并且与人同居，我这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因为

坐下了病？”

老人扔下烟袋锅，呆呆地看着我们，颤抖着嗓音说：“她想她的小弟弟，她喜欢她的小弟弟，可她小弟弟七个月时就让人给抱走了。从那天起她就不跟爸妈说话，她也不吃饭，她就想要她的小弟弟。”老人的眼里涌上泪花。

我和于伟大惊失色地互相对望着，许久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们应该能想到，我那干儿子就是八方台镇的王吉成。”老人泪眼婆娑地望着我们说，“你们去抱孩子时，他躲在外面悄悄记住了你们的车号。他想你们永远不会去八方台镇了，他便来找我，说是你们礼拜天喜欢开车出来玩，离城里最近的两个镇子除了八方台，就是鱼塔镇了。他料定你们会来鱼塔镇，就把你们的车号给了我，让我帮着认一认。”

我想起了第一次来鱼塔镇时老人和他的孙子察看车牌号的怪异举止。

“我最恨他做出这事，我先是用烟袋锅敲了一通他的脑袋。”老人说，“也还是帮他出了主意，怕你们猜到他是谁，就让他礼拜天来赶我家的羊群。”

“他为什么非要见到我们？”我惊悸地问。

“开始时他只是想从你们口中打听一下孩子进城的情况，想看看你们对他究竟好不好，要是对他好就彻底放了心了。”老人又拈起烟袋锅，蓄足烟丝，划火点着，擦干眼泪吧嗒吧嗒地抽起来。“可是后来他的丫头想小弟弟想出了大毛病，他就慌了，他每次见到你们都想张口说让孩子回家一趟，兴许他的

盐的事应该你管，要是学生的学习出了问题找我才对。”

“古老师——”乡长可怜巴巴地面向陈林月的老师，目光中隐含着乞求，“你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你帮着说说吧。”

古修竹望着在雨中显得狼狈不堪的乡长，心中顿生一股怜悯之情。人家都说小地方的官僚都是人人惹不起的地头蛇，说一不二，而王乡长却像个落魄贵族一样，也许是酒持续地对一个人的浸润起了作用——瓦解了他的锐气和精神。

古修竹对乡长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让我和林月来谈谈吧。”

女教师日记

我说服陈林月之后，她便去找马川立谈盐价问题。我待在屋子里和陈父聊天。他说马占军夫妇以前并不是这样，别人家出了红白喜事他们也乐于出钱出物。只是前几年马占军突然得了场怪病，鼻子经常性流血，医生怀疑他得了白血病，让他们筹上一大笔钱进哈尔滨确诊去。人们听医生说白血病是个难缠的病，两三年就得换一次血，换血的费用高得吓人。所以马家在借钱时就没借给他们那么多，只借给他们二三十块，权当是捐献了，如果借给他们大数目怕是填了无底洞，有去无还。马占军的老婆那时也真是可怜，她东一家西一家地求情说好话，就差给人磕头下跪了，最后凑到手里的钱还不足一万元。

“最后确诊没病？”我问。

“要真是那病还不早死了。”陈守仁说，“他们虚惊一场从

林庆说这样烘干的鱼虽然不腐，但吃起来有股涩味，“知道的是吃鱼，不知道的以为啃的是柴火棒。”他这样评价说。陈守仁就远远地啐了儿子一口说：“这世上要有这么好的柴火棒让你天天啃，你还算烧了高香呢。”

那两铺火炕一铺是铺炕席的，一铺则是糊上牛皮纸后又刷了天蓝色油漆的。铺炕席的炕最适合烤鱼，因为把炕席一卷就露出了砂土炕面，鱼的水分很容易渗到炕面里。而刷油漆的则不一样，光滑的炕面不但不能很快吸收水分，还使它们演变成水蒸气，将玻璃窗蒙上一层水珠。陈守仁便埋怨儿子当时收拾自己的炕时只图美观，不重实际，若像他的那铺炕一样铺着炕席，这会儿多么方便。陈林庆便低声嘟囔说：“这炕是睡人的，又不是专门烤鱼的，得人看着顺眼才是。”

他们父子正斗着嘴，陈林月回来了。她看上去有些沮丧，看来是谈判失败。事后证明我的判断没错。陈林月一看见炕面上的鱼，就有些生气地说：“咱家怎么成了晒鱼场，为这点破鱼闻好几天的腥气，值吗？”

“我不能眼看着鱼一点点烂掉，不然打它回来做什么，还不如让它们回到江里呢。”陈守仁说。

“古老师好不容易来咱家做一回客人，咱让腥气天天熏她，真是过意不去。”陈林庆明白了妹妹心生怨气的缘由，所以插话说。

我连忙为自己给陈家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，并且说自己最喜欢闻鱼腥气，陈守仁这才摆脱窘状，对儿女们说：“人家是

我连喝了三杯，陈林月的哥哥还一直鼓励我喝下去，说这种果酒并不醉人。可我认定美酒不可多贪，酒在腹腔柔曼地滑过时给我一种美妙的音乐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。有一刻我感觉身轻如燕，周围云絮乱飞，真仿佛登临仙界一般。

陈家仍然有极少一部分鱼未被处理，他们还抱着一线希望等待明天会有转机：来了鱼贩子，或者盐价落了下来等等。陈父看来并未睡实，我不时听见他在用砖搭起的地铺上辗转反侧，铺就的薄板发出吱吱的声响。屋里的空气有些沉闷，也许是炕的热气与鱼腥气混合而成的缘故吧。

我也倦意重重了，不知明天早起时雨是否还会下。

腐 烂

乡长一觉醒来后发现卡佳不见了。他用手试了试火墙，很烫，知道卡佳为烘鱼起大早烧炉子了。绕到炉膛一看，果然里面凝着一堆暗红的火炭，火炭已接近残局，告诉他卡佳至少起来两个小时了。

天色还灰蒙蒙的，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。乡长打开门后倚着门框打了个响亮的喷嚏，然后冲着院落喊：“卡佳，我的小母牛，你在干什么？睡这么少的觉你会发脾气的，快进来再眯一会！”

院落飞着轻盈的雨雾，障子上挂着尚未收好的渔网，稀稀落落的水草还缠绕其间。没有卡佳的回声，乡长便兀自开了一